

# 美国高校招生政策改革能让华裔受益吗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上月3日宣布废除美国现有的24份指导文件,不再鼓励高校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此举被一些媒体解读为美国高校将逐渐摒弃事实存在的种族配额制,迎来只拼实力的择优录取制。然而,事实可能未必像媒体想象的那么简单。

## “平权法案”带来逆向歧视

美国的校园种族多元化政策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起,数位总统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及相关法律,被舆论总称为“平权法案”,其初衷是保障少数民族、妇女等弱势群体接受教育、获得工作的权利。奥巴马政府曾于2011年和2016年就“平权法案”精神制定指导方针,鼓励美国高校把种族因素列入招生指导原则,给予少数民族指导性配额,以促进高校的种族多元化,防止非裔、拉美裔等族裔的年轻人因基础教育不佳而在申请大学时处于不利地位,避免族裔差距进一步扩大。

特朗普在上任之初就对奥巴马时代的政策提出了质疑,人称“逢奥巴马必反”。在他强烈反对的诸多政策中,就包括与“平权法案”相关的美国高校系列指导文件。特朗普认为这些指导文件误导了学校,伤害一些族裔,特别是白人和亚裔美国人被高校公平录取的权利。有白人团体提出,对“平权法案”的不理解和实施事实上对白人和个别少数民族产生了“逆向歧视”,制造了新的不公平。

塞申斯在7月3日宣布废除有关指导文件时称,这些文件是“不必要、过时、与现有相关法律相悖和不恰当的”。此次司法部废除的24份指导文件中其中有七份是奥巴马政府有关促进学校种族多元化的。

## 亚裔学生考分遥遥领先

虽然特朗普政府摒弃高校招生考虑种族的指导意见被认为是政策向白人倾斜,但统计数据却显示,受益最大的或许还是华裔学生。华人家庭通常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在美国各级学校里,华裔牛娃和学霸比比皆是,如果真的是拼考分,很多华裔学生都将直接受益。根据2015年的数据,美国高考(SAT)中,数学考试得分高分段的学生(750分至800分)中,亚裔占60%,遥遥领先于白人(33%)、拉丁裔(5%)和非裔(2%),而参加考试的学生中,亚裔只占14%,而白人为51%,拉丁裔和非裔分别为21%和14%。

目前,美国亚裔学生普遍的优秀成绩却与一流大学的录取率不成正比。涉嫌“不择优录取”的一些名校遭到亚裔学生的批评,其中树大招风的哈佛大学成众矢之的。2015年,全美64个亚裔组织向美国司法部递交行政申诉,要求彻查哈佛大学在录取亚裔学生时的种族歧视行为。今年6月一个名为“学生公平入学”的非营利组织向波士顿联邦法院起诉哈佛大学,称哈佛歧视亚裔申请者,招生时更倾向于白人、非裔及拉丁裔学生。该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里全美亚裔学生数量增加了近一倍,亚裔学生综合素质也大幅度提高,然而哈佛及其他常春藤大学对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却仍然停留在14%到18%的水平,亚裔学生想要进入一流名校学习,美国高考(SAT)的分数平均要比白人高140分,比拉丁裔高270分,比非裔高450分。该组织还表示,哈佛在录取学生时,亚裔美国申请者只有25%的录取率,白人则有35%的几率,而拉丁裔高达75%,非裔的录取率更是达到惊人的95%。

该组织还暗示,由于多数亚裔的考分无可挑剔,哈佛大学在评分时将“四大考核标准”学术、“课外”、“运动”和“个人”中的“个人”项故意压低。即便亚裔学生有“积极人格”,但仍会被打低分。哈佛大学目前否认了“学生公平入学”组织的指控,称其结论具有误导性,哈佛对亚裔学生的录取率已有所

上升。有关哈佛涉嫌歧视亚裔的案子将于今年10月开庭审判,美国媒体预计该案敏感,可能最终会提交最高法院裁决。

## “择优录取”推行困难

都说教育和医疗无小事。特朗普政府有关不鼓励高校招生考虑种族因素的意见一出,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平权法案”的忠实拥护者——美国民主党和民权组织。他们批评特朗普政府剥夺了拉丁裔和非裔学生追求“美国梦”的机会。即便是在可能的直接受益者亚裔人群内

部也有不同声音。有人担心,亚裔此次虽碰巧受益,但留下了“平权法案”被边缘化后助长白人种族主义的隐患,从长期看,亚裔可能得不偿失。

《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与“平权法案”相关的指导意见不管存在与否,都只是“意见”而已,没有法律强制力。司法部此次废除24份指导意见,本质上不能改变各个大学的招生原则。美国多数大学校园总的来说依然信奉自由主义,支持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多一些,对于此事的表态目前以批评和无视为主。

美国最大的教育游说团体教育委员会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发出错误信号”。美国公立与赠地大学协会会长彼得·麦克弗森表示,“40年的判例法明确指出了,种族和民族可能是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可以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各公立大学将继续按照宪法、州法律和以往的裁决运作,以确保他们恰当地营造一个多元化的校园以造福所有人。”哈佛大学日前表示,将一如既往“尽力捍卫自己及所有大学的权利,将种族因素作为招生考量,而这也是最高法院维护了40多

年的决定”。密歇根大学也表示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以考虑种族问题。

有意见指出,就算特朗普政府能够在联邦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教育界的反对意见压下去,所谓“择优录取”还远远不是“公平竞争”,因为有钱有势的美国人的孩子根本不需要怎么努力也能上名校。媒体披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尽管成绩平平,却因其父向哈佛捐了巨款,而顺利入读名校。哈佛等名校的招生标准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本报纽约8月29日专电)



哈佛大学课堂上,一名亚裔女生正在回答教授的提问。在美国,亚裔学生想进哈佛,需要付出比其他族裔学生更多的努力。视觉中国

# 独具特色的德国职业教育体系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德国的经济是一个颇为热门的讨论话题。特别是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德国经济在欧盟地区一枝独秀,更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媒体从业者们对德国经济充满了好奇。在2017年,德国失业人口比前一年减少15.8万,降至253.3万;失业率为5.7%,低于前一年的6.1%,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全年最低值。这一数字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显得非常瞩目。

解读德国经济持续强劲的理由五花八门,而其中有一个出现得颇为频繁,即德国推行了成功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德式“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不仅仅造就了德国在二战后的经济腾飞,更是令德国在21世纪之初这场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的重要保障。

## 政府企业共建职业教育体系

什么是双轨制职业教育呢?所谓双轨,即政府一条轨,企业一条轨。政府的一条轨体现在政府设立的职业学校,而企业的一条轨则体现在企业为职业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

根据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大约有六成以上的德国高中毕业生会选择进入职业学校,通过接受“双轨制”职业培训以获得技能,随后踏入职场。在德国,人们可以从326种职业培训中进行选择,范畴从钻石切割师到飞机机械师,甚至也包括烟囱清扫工。在双轨制教育体系下,学生一般每周会有三四天在企业进行实地学习,另有一两天在职业学校进行

理论学习,整个学习时限一般在两年到三年半之间。学生在职业学校里主要学习外语、法律、社会和职业理论知识,而在企业里则可以接触到大量一线的实践知识。当然,学生在企业实习时,还可以得到来自企业的生活补助,这笔补助的金额低于正式职工工资,但不需要缴税。对于双轨制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德国联邦政府承担其中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由各企业承担。

在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69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该法律后经多次修订,最近一次修订是2007年。该法律为双轨制职业教育的一方进行保驾护航,例如对于学生而言,可以根据《联邦职业教育法》与企业签订《职业教育合同》;而对于企业而言,全德只有约20%的企业可以获得“双轨制职业教育”资质,因为只有这些企业通过了各行业协会依照《联邦职业教育法》进行的资格认定。

## 职业培训有着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审视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时,很多人喜欢从制度建设入手,去讨论德国政府为保证职业教育体制立了哪些法,设置了哪些部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如何分工?这一讨论很容易忽略了确保职业教育体系运转良好的社会氛围。

先从企业层面来看,德国企业非常乐于参与到职业教育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参与职业教育可以将商业盈利和社会责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德国,往往只有在行业内领先的、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成为职业教育基地,也就是说,得到职业教育资质的企业,无论是在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会受到额外尊重。

此外,这些企业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不仅传授他们一线的实操知识,更是在为自己培养优秀的潜在员工——相当一部分的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都会选择留在实习单位。经过两年以上的培训,这些学生无疑高度契合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当然,为保障学生的权益,德国法律强调,学生和企业签订的《职业教育合同》只是一份教育合同而非职业合同。在结束培训后,学生有权选择是否留在实习企业,即使学生最终选择离开实习企业,也不需要支付这几年的培训费用。

再从学生层面看,有六成左右的德国学生在高中阶段后选择进入职业学校,而不是进入大学深造。这些学生不仅来自于职业高中,许多普通文理高中的学生也选择进入职业培训体系。更有甚者,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选择退学参加职业培训。在人人都想进大学学习的中国,或许很难理解这一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德国是福利制国家,政府通过高税收缩小社会差距,因此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其次,德国制造业发达,近年来以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等为代表的企业更是表现抢眼,这些企业往往需要第一流的技术工人,因此经过职业培训的学生不仅非常容易找到工作,而且还是一份有体面收入的工作。最后,德国是一个尊重知识的社会,带着博士头衔的德国人往往在社会交往中得到他人的尊敬,但德国社会却并不因此而歧视没有经过传统高等教育的高级技术人员。

## 很难简单复制到其他国家

双轨制职业培训在德国生根发芽也有着历史文化的传承,要知道,从中世纪

起,如今德国版图的各地区就盛行学徒文化。德国联邦政府自豪地在官方网站上“吹嘘”自家颇为成功的职业教育体系。德国经济强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一个统一的、且卓越的职业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

德国政府认为双轨制职业教育是基于企业工作过程的学习,有利于职业资格紧跟技术发展的最新水平。可以说,双轨制职业教育培养的高素质德国专业技术人员,是高质量“德国制造”的保障。双轨制职业教育不仅是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德国教育体系的“旗舰”,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减少青少年失业率的一剂良方。尽管德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但是失业率却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德国颇为成功的职业教育模式表达了兴趣。德国向墨西哥、俄罗斯等试图建立同样职业培训体系的国家提供了技术咨询。不过对于媒体将职业教育描述为“出口热门”的话题,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合作办公室非常谨慎。在他们看来,这个体系在非特定的条件下在德国发展起来,无法被简单地出口到另一个条件不同的国家。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德国民众也开始对职业教育产生了一些担忧。其中最大的担忧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未来制造业对于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可能会不断下降。未来,一个经受过职业培训的学生是否还能像今天这样找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成了一个未知数。(本报柏林8月29日专电)



《财富》9月

## 行善与逐利不矛盾

“自由市场的基石在于企业法人对社会的责任,而非为他们的股东赚取更多的钱。”这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所写的话。但他仍然把两种观点对立起来:资本主义应当是公平的还是逐利的?本期《财富》意在阐明,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例如,希尔顿在减少能源和水资源浪费方面耗资数亿美元,但其股价在过去一年增长了23%。



《旁观者》8月25日

## 当货币死了

这几年,委内瑞拉变成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总统马杜罗刚刚发行了“主权玻利瓦尔”,宣布用“魔法般的方式”重振经济。但对于过去生活在拉美最强经济体中的委内瑞拉人民来说,这感觉不像是魔法,更像是磨难。英国作家亚当·弗格森曾著有一本名为《当货币死亡》的书,论述了当年魏玛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时的景象:存款蒸发了,薪酬没有意义,不值钱的纸币连街上的乞丐也懒得捡起。同时还带来糟糕的社会问题:抢劫、腐败以及整个国家对秩序的绝望。



《新闻周刊》8月24日

## 共和党支持大麻合法化?

几十年来,大麻合法化的议题在共和党人那里根本无从提起,大麻被视为基督教化治理的恶果,要用严厉的政策加以管控。得克萨斯州的保守派代表杰森·艾萨克因为一件事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议题:两位母亲在他办公室对面静坐,她们的孩子已经染上严重毒瘾,药物治疗无效,有一种含有大麻成分的药物能缓解毒瘾,也不至于上瘾。随着媒体对大麻益处的报道增多,社会观念和人口特征的转变,一些共和党人开始放下固执的手,态度开始软化。

一周数字 5.7亿 联合国27日发布的一份关于全球中小学饮用水等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全球近5.7亿中小学生所在学校缺乏基本的饮用水服务,能够提供这一服务的学校占比仅为69%。

24.5% 韩国首尔大都会教育厅29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首尔遭遇校园暴力的中小學生人数比上一调查时段增加24.5%,至1.1万余人。语言暴力最为常见,占35.1%;欺凌、跟踪、殴打和网络欺凌所占比例分别为17.6%、12.2%、10.3%和10.2%。在初中和高中,使用个人电脑和手机对他人施加网络欺凌的案例占比更高,均超过15%,几乎两倍于小学。

## 行走世界

■贾泽驰

“23号, Twenty-three.”纽约曼哈顿唐人街一家广式茶餐厅的叫号小姐用并不标准的广东话和十分标准的英语喊着号。排队是这家饭店的常态。在曼哈顿唐人街,这样的广式茶餐厅还有好几家,顾客有华人,也有各种肤色的其他族裔。近年来,上海小笼包和四川火锅也在唐人街站稳脚跟,一些纽约人把到唐人街吃“四川菜”当成很时髦的事情,而广式早茶的人气似乎并未受到多大冲击。

2018年国内贺岁片《唐人街探案2》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纽约,不少镜头就是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实地取景。熟悉曼哈顿唐人街的人,在看完《唐探2》后或多或少会有些遗憾,这里有那么多与众不同之处和说不完的故事,影片的剧情中却没有多少体现。好似是买来一份盖浇饭,唐人街这个“浇头”与剧情这碗“米饭”并没有很好地拌在一起。

我去过世界上不少城市的唐人街:秘鲁利马、古巴哈瓦那、墨西哥墨西哥城等等。这些唐人街中绝大多数真的只是一条街,最短的不过数百米,街两旁以中

# 曼哈顿唐人街:直把他乡作故乡

餐馆为主,有时也有几家售卖中国商品的杂货铺。曼哈顿唐人街却完全不同,它的规模完美诠释了“唐人街”的英文原文“Chinatown(中国城)”这个词。唐人街位于纽约曼哈顿岛下城(Downtown),目前占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涵盖了大约45条街,固定华裔人口超过10万。在这里,只要看得懂中文、会讲汉语(最好是广东话),就可以轻松地一站式解决几乎所有的生活问题,从吃饭到购物,从理发到修脚,从看病到办理驾照……

从19世纪中叶起,以华人为主的亚洲移民逐渐在今天的曼哈顿唐人街区域定居。1896年9月22日的《亚特兰大宪法报》刊文讲述了一位当年在曼哈顿唐人街赫赫有名的中国广东移民“阿金”的故事。文章里“阿金”被写作“Ah Ken”或“Ah Kam”,有人则认为此人中文名可能是“阿肯”或“阿佩”,但个人认为,从广东话语音的角度考虑,还是叫“阿金”更靠谱

一些。阿金是有史可考的曼哈顿唐人街华人第一人。他1858年来到纽约,最初在街上叫卖廉价雪茄,后来在唐人街的勿街(Mott Street)上开了家小型出租公寓,租床位给初来纽约的华人,因此一个月能赚100美元。再后来,阿金开了香烟专营店,生意如日中天。据说唐人街今日的繁荣,与阿金在这里获得商业成功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是不分开的。

纽约华人一般直接用英语“Chinatown”来称呼曼哈顿唐人街,一定要用汉语的话,一般使用“唐人街”“中国城”和“华埠”。曼哈顿唐人街里几乎每一条街都有固定的汉语译名,绝大多数街名的牌子为英中双语。由于早期来到曼哈顿定居的华人多为广东籍,这里的街名也多以广东话的汉字发音来译音,很多街名用普通话读起来与英文发音差异较大。比如唐人街中心地带的“勿街(Mott Street)”,Mott一词的发音与普通话中的“勿”相去甚远,但与广东话

的发音/mat/十分契合。另一个例子是“坚尼街(Canal Street)”。英语Canal的发音与“坚尼”的普通话读音差别很大,与广东白话读音也有较大差异,但与广东台山话的读音却十分接近。早期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多为来美国修铁路的台山人,台山人也在曼哈顿唐人街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据说台山话曾是曼哈顿唐人街的“官方语言”。

说到坚尼街,就顺便提一下它的“著名”之处。有九条地铁线路经过的坚尼街平时人流量很大,于是这里成了灰色产业的滋生地,就好像是多年前的北京秀水街。一些华人为了生计铤而走险。光顾坚尼街小摊的顾客倒是鲜有华人,外国游客和其他少数族裔似乎更喜欢坚尼街的“商品”。华人销售员除了英文流利,什么国家的话都会几句,见到三两成群来逛街的拉丁裔大姐就会流利地来一句西班牙语:“No quieren ver las bufandas?(几位不看看围巾吗?)”